
影印宋藏遺珍
第三函
函十冊

（以上缺四紙半）

羅漢有三毒不說如來有二種語不道[illegible]
語只是無二種語師曰作麼生是如來語曰聾
人爭得聞師曰情知和尚向第二頭道長慶却
問作麼生是如來語師曰喫茶去雲居錫云什麼處是長慶向第二頭道處
因舉盤山云光境俱亡復是何物洞山云光境

未亡復是何物師曰據此二尊者商量猶未得勦絕乃問長慶如今作麼生道得勦絕長慶良久師曰情知和尚向山鬼窟裏作活計長慶却問作麼生師曰兩手將犁水過膝一日長慶問見色便見心還見舡子麼師曰見曰舡子且置作麼生是心師却指舡子（歸宗柔別云和尚只解問人）漳州刺史王公師開堂王公禮跪三請躬自扶掖升堂師

曰須起箇笑端作麼然雖如此再三不容推免
諸仁者還識麼若識得便與古佛齊肩時有僧
出方禮拜師曰晴乾不肯去要待雨霖頭僧乃
申問曰郡守崇建精舍大闡眞風便請和尚舉
揚宗敎師曰還會麼曰恁麼即群生有賴也師
曰莫把那不淨塗汚人好僧出禮拜師曰大德
好與莫覆却舡子問泯默將何爲則師曰落在
什麼處曰不會師曰瞌睡漢出去問摩騰入漢

一藏分明達磨西來將何指示師曰上座行脚
事作麼生曰不會師曰不會會取好莫傍家取
人處分若是久在叢林粗委些子遠近可以隨
處任眞其有初心後學未知次序山僧所以不
惜口業向汝道塵劫來事只在如今還會麼然
佛法付囑國王大臣郡守昔同佛會今方如是
若是福祿榮貴則且不論只如當時受佛付囑

底事還記得麼若識得便與千聖齊肩儻未識得直須諦信此事不從人得自己亦非言多去道轉遠直道言語道斷心行處滅猶未是在久立珍重異日上堂大衆雲集師曰有人從佛殿後過見張三李四從佛殿前過為什麼不見且道佛法利害在什麼處僧曰為有一分麤境所以不見師乃叱之自代曰若是佛殿即不見僧曰

不是佛殿還可見否師曰不是佛殿見什麼問因言辯意時如何師曰因什麼言僧低頭良久師曰擊電之機徒勞佇思問欲入無爲海須乘般若船如何是般若船師曰便請曰便恁麼進去時如何師曰也是涅槃堂裏漢有尼到叅師曰阿誰侍者報曰覺師姑師曰旣是覺師姑用來作麼尼曰仁義道中即不無師自別云和尚是什麼心行玄覺因舉法眼見僧擔土乃以一塊土放擔上云吾助汝僧云謝和尚慈悲法眼不肯有一僧別云

和尚是什麼心行法眼便休玄覺徵云此三則語一般別有道理什麼處是心行處閩帥遣使送朱記到師上堂曰去即印住住即印破僧曰不去不住用印奚爲師乃打之僧曰恁麼即山鬼窟裏全因今日也師默而已玄覺云什麼處是山鬼窟叢林中道住在不去不住處便是山鬼窟所以打破如此商量正是山鬼窟且道保福打伊意作麼生問欲達無生路應須識本源如何是本源師良久却問侍者適來僧問什麼其僧再舉師乃喝出曰我不患聾

泉州睡龍山道溥號弘教大師福州福唐人也
姓鄭氏上堂曰莫道空山無祇待便歸方丈僧
問凡有言句不出大千頂未審頂外事如何師
曰凡有言句不是大千頂曰如何是大千頂師曰
摩醯首羅天猶是小千界
杭州龍興宗靖禪師台州人也僧問如何是六
通奇特之唱師曰天下舉去問如何是六通家

風師曰一條布納一斤有餘
福州南禪契璠禪師上堂曰若是名言妙句諸方摠道了也今日衆中還有超第一義者致得一句麽若有即不孤負於人時有僧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何不問第一義曰見問師曰已落第二義也問古佛曲調請師和師曰我不和汝雜亂底曰未審爲什麽人和師曰什麽處去來
越州諸暨縣越山師鼐號鑒眞禪師初因閩王

請於清風樓齋坐久舉目忽覩日光豁然頓悟
而有偈曰清風樓上赴官齋此日平生眼豁開
方知普通年遠事不從葱嶺路將來師臨終偈

曰眼光隨色盡耳識逐聲消還源無別旨今日
與明朝偈畢跏趺坐而逝

南嶽金輪可觀禪師福州人也姓薛氏夜叅後
下堂師召曰大衆迴首師曰看月大衆看月師

曰月似彎弓少雨多風衆無對問如何是日用事師拊掌三下僧曰學人未領此意師曰更待什麽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何對師曰咄出去

韶州雲門山文偃禪師姑蘇嘉興人也姓張氏

師上堂云我事不獲巳向你諸人道直下無事早是相埋没了也你諸人更擬進步向前尋言

逐句求覔解會千差萬巧廣設問難只是贏得一場口滑去道轉遠有什麼休歇時此箇事若在言語上三乘十二分教豈是無言語因什麼更道教外別傳若從學解機智得只如十地聖人說法如雲如雨猶被呵責見性如隔羅縠以此故知一切有心天地懸殊雖然如此若是得底人道火不可燒終日說事不曾挂著唇齒未曾道著一字終日著衣喫飯早晚觸一粒米挂

一縷線雖然如此猶是門庭之說也須實得恁麼始得若約納僧門下句裏呈機徒勞佇思直饒一句下承當得猶是瞌睡漢師上堂云故知時運澆醨迨于像季近日師僧北去禮文殊南去遊衡嶽若恁麼行脚名字比丘徒消信施苦哉苦哉問著黑似漆相似只管取性過時設使有三箇兩箇枉學多聞記持話路到處覓相似

言語印可老宿輕忽上流作薄福德業佗日閻羅王釘你之時莫道無人向你說若是初心後學直須著精神莫空記人說處多虛不如少實向後只是自賺有什麼事近前師上堂大衆雲集師以拄杖指面前云乾坤大地微塵諸佛總在遮裏許爭佛法各覓勝負還有人諫得麼若無人諫得待老漢與你諫時有僧出云便請知

尚諫師曰遮野狐精師曰汝諸人傍家行脚皆是河南海北各各盡有生緣所在還自知得試出來舉看老漢與汝證明有麼有麼出來汝若不知老漢謾你去也汝欲得知若生緣在北北有趙州和尚五臺山有文殊揔到遮裏若生緣在南南有雪峯卧龍西堂鼓山揔在遮裏汝欲得識麼欲得識向遮裏識取若不見亦莫掠虛見麼見麼且看老僧騎佛殿出去也珍重師上

堂云和尚納僧直須明取納僧鼻孔且作麼生
是納僧鼻孔衆皆無對師曰摩訶般若波羅蜜
大普請下去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家
家觀世音曰見後如何師曰火裏蝍螺呑大蟲
問如何是雪嶺泥牛吼師曰天地黒曰如何是
雲門木馬嘶師曰山河走問十二時中如何即
得不空過師曰向什麼處著此一問曰學人不

會請師舉師曰將筆硯來師作一頌曰舉不顧即差互擬思量何劫悟問曰一口吞盡時如何師曰我在汝肚裏曰和尚爲什麼在學人肚裏師曰還我話頭來問生死到來如何排遣師展手曰還我生死來

泉州東禪和尚初開堂僧問仁王迎請法王出世如何提唱宗乘即得不謬於祖風師曰還奈

得麼曰若不下水焉知有魚師曰莫閑言語問
如何是佛法最親切處師曰過也
餘杭大錢山從襲禪師雪峯之上足也僧問不
因王請不因衆聚請師直道西來的的意師曰
那邊師僧過遮邊著曰學人不會乞師指示師
曰爭得恁麼不識好惡問閑門造車出門合轍
如何是閑門造車師曰造車即不問汝作麽生
是轍曰學人不會乞師指示師曰巧匠施工不

露斤斧

福州永泰和尚僧問承聞和尚見虎是否師作虎聲僧作打勢師曰遮死漢問如何是天眞佛師乃拊掌曰不會不會

池州和龍山壽昌院守訥禪師福州閩縣人也姓林氏僧問未到龍門如何湊泊師曰立命難存有僧參師問近離什麽處曰不離方寸師曰

不易來僧亦曰不易來師與一掌問如何是傳
底心師曰再三囑汝莫向人說
建州夢筆和尚僧問如何是佛師曰不誑汝曰
莫便是否師曰汝誑佗閻王請師齋問和尚還
將得筆來也無師曰不是稽山繡管鷍非月裏
兔毫大王既垂顧問山僧敢不通呈又問如何
是法王師曰不是夢筆家風

福州古田極樂元儼禪師僧問如何是極樂家風師曰滿目看不盡問萬法本無根未審教學人承當什麼師曰莫竊語問久處暗室未達其源今日上來乞師一接師曰莫閉眼作夜好曰恁麼即優曇花拆曲爲今時向上宗風如何垂示師曰汝還識也無恁麼即息疑去也師曰莫向大衆前竊語問摩騰入漢即不問達磨來梁時如何師曰如今豈謬曰恁麼即理出三乘華

開五葉師曰說什麽三乘五葉出去
福州芙蓉山如體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人曲調
師良久曰聞麽曰不聞師示一頌曰古曲發聲
雄今時韻亦同若教第一指祖佛盡迷蹤
洛京憩鶴山和尚栢谷長老來訪師曰太老去
也谷曰還我不老底來師與一摑問駿馬不入
西秦時如何師曰向什麽處去

潭州溈山棲禪師僧問正恁麽時如何親近師
曰汝擬作麽生親近曰豈無方便門師曰開元
龍興大藏小藏問如何是速疾神通師曰新衣
成弊帛問曰如何是黃尋擒師曰賺却多少人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莫作野干聲
吉州潮山延宗禪師資福和尚來謁師下禪牀
接資福問曰和尚住此山得幾年也師曰鈍鳥

棲蘆困魚上箔曰恁麽即眞道人也師曰且坐喫茶問如何是潮山師曰不宿屍曰如何是山中人師曰石上種紅蓮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切忌犯朝儀

益州普通山普明大師僧問如何是佛性師曰汝無佛性曰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學人爲何却無師曰爲汝向外求問如何是玄玄之珠師曰遮箇不是曰如何是玄玄珠師曰失却也

隨州雙泉山梁家庵永禪師僧問達磨九年面壁意如何師曰睡不著護國長老來師問隨陽一境是男是女各申一問問問各別長老將何祗對護國以手空中畫圓相師曰謝長老慈悲曰不敢師低頭不顧問如何得頓息諸緣去師曰雪上加霜

漳州保福院超悟禪師僧問魚未透龍門時如

何師曰養性深潭曰透出時如何師曰纔昇霄
漢衆類難追曰昇後如何師曰慈雲普覆潤及
大千曰還有不受潤者無師曰有曰如何是不
受潤者師曰直杌撑太陽
太原孚上坐祭雪峯禮拜訖立于坐右雪峯纔
顧視師便下看主事異日雪峯見師乃指日示
之師摇手而出雪峯曰汝不肯我師曰和尚摇

頭某甲擺尾什麽處不肯和尚曰到處也須諱
却鼓山晏和尚問師父母未生時鼻孔在什麽
處師曰老兄先道晏曰如今生也汝道在什麽
處師不肯月晏却問作麽生師曰將手中扇子來
晏與扇子再徵之師默置晏罔測乃毆之一拳
師在庫前立有僧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踢猧
子作聲走僧無對師曰小猧子不消一踢
南嶽般舟道場寶聞大師惟勁福州人也師一

日謂鑒上坐曰聞汝注楞嚴經鑒曰不敢師曰
二文殊汝作麼生注曰請師鑒師乃揚袂而去
唐光化中入南嶽住報慈東藏亦號三生藏也藏中有鏡
燈一座即華嚴第三祖賢首大師之所製也師
覩之頓喻廣大法界重重帝網之門佛佛羅光
之像因美之曰此先哲之竒功苟非具不思議
善權之智何以創焉乃著五言頌五章覽之者

悟理事相融

杭州佛日和尚初謁雲居膺和尚作禮而問曰二龍爭珠誰是得者雲居曰卸却業身來相見對曰業身已卸曰珠在什麼處師無對（同安代云迴頭即勿交涉）後參夾山未陞堦便問什麼處來師曰雲居來曰即今在什麼處師曰在夾山頂上曰老僧行年在坎五鬼臨身師乃上堦禮拜夾山又問闍

梨與什麽人爲同行師曰木上座曰佗何不來
相看師曰和尚看佗有分曰在什麽處師曰在
堂中夾山便共師下到堂中師遂去取得拄杖
擲于夾山面前夾山曰莫從天台得來否師曰
非五嶽之所生曰莫從須彌山得來否師曰月
宮亦不逢曰恁麽即從佗人得來也師曰自己
尚是怨家從人得堪作什麽曰冷灰裏一粒豆
子爆嗅維那來令安排向明燈下著師却問燈

籠還解語也無夾山曰待燈籠解語即向汝道
至明日夾山入堂問昨日新到上座在什麼處
師出應諾夾山曰子未到雲居前在什麼處對
曰天台國清夾山曰天台有潺潺之瀑淥淥之波
謝子遠來子意如何師曰久居巖谷不挂松蘿
夾山曰此猶是春意秋意如何師良久夾山曰
看君只是撑船漢終歸不是弄潮人一日大普

請維那請師送茶師曰某甲爲佛法來不爲送
茶來維那曰和尚教上座送茶曰和尚尊命即
得乃將茶去作務處摇茶椀子作聲夾山迴顧
師曰釃茶三五椀意在钁頭邊夾山曰𦈢有傾
茶意籃中幾箇甌師曰𦈢有傾茶意籃中無一
甌便傾茶師又問曰大衆鶴望請師一言夾山
曰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師曰手

執夜明符幾箇知天曉夾山曰大衆有人歸去
歸去
洪州鳳棲山同安丕禪師僧問一見便休去時
如何師曰是也更來遮裏作麼問如何是點額魚
師曰不透波瀾僧曰慚恥時如何師曰終不仰
面僧曰恁麼即不變其身也師曰是也青雲事
作麼生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金雞抱子歸
霄漢玉兔懷兒向紫微曰忽遇客來將何祇待

師曰金果朝來猿去摘玉花晚後鳳銜歸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曰面前佛殿

廬山歸宗寺澹權禪師僧問金雞未鳴時如何師曰失却威音王曰鳴後如何師曰三界平沈

問盡身供養時如何師曰將得什麼來曰所有不惜師曰供養什麼人僧無語

楊州豐化和尚僧問如何是敵國一著棊師曰

下來問一棒打破虛空時如何師曰把一片來
雲居山昭化和尚道簡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
師曰隨處得自在問維摩豈不是金粟如來師
曰是曰爲什麼却預釋迦會下聽法師曰佗不
爭人我問路逢猛虎時如何師曰千人萬人不
逢偏汝便逢

廬山歸宗寺懷惲禪師僧問無佛無衆生時如

何師曰什麼人如此問水清魚現時如何師曰把一箇來僧無對同安代云動即失問如何是五老峯師曰突屼地問學人不到處請師說師曰汝不到什麼處來

洪州大善慧海禪師僧問如何是解作客底人師曰不占上問靈泉忽逢時如何師曰從什麼處來問如何道即不違於師師曰莫惜口曰道後如何師曰道什麼問如何道德相親去師曰

怏道曰恁麼即不道也師曰用口作什麼

朗州德山和尚僧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什麼對師曰秖恁麼僧良久師曰汝更問僧再問師乃喝出

雲居山昌禪師僧問相逢不相識時如何師曰旣相逢爲什麼不相識

池州嶽山章禪師曾在投子山投子與茶次謂

師曰森羅萬象揔在遮一椀茶裏師便覆却茶
云森羅萬象在什麼處投子曰可惜一椀茶
新羅雲住和尚僧問諸佛道不得什麼人道得
師曰老僧道得曰諸佛道不得和尚作麼生道
師曰諸佛是我弟子曰請和尚道師曰不對君
王好與二十棒
雲居山懷岳號達空禪師僧問如何是大圓鏡

師曰不鑒照曰忽遇四方八面來作麼生師曰胡來胡現曰大好不鑒照師便打問如何是一丸療萬病底藥師曰汝患什麼

阾玨和尚問學人不負師機還免披毛戴角也無師曰闍梨也可畏對面不相識曰恁麼即吞盡百川水方明一點心師曰雖脫毛衣猶披鱗甲曰好來和尚具大慈悲師曰盡力道也出老僧格不得

撫州荷玉山玄悟大師上堂曰雪峯和尚為人如金翅鳥入海取龍相似時有僧問和尚如何師曰什麼處去來問古人道若記一句論劫作野狐精未審意旨如何師曰龍泉僧堂未曾鏁曰和尚如何師曰風吹耳朶問如何是聲前一句師曰恰似不道問古人云如紅鑪上一點雪意旨如何師曰惜取眉毛好問如何指示即得

不昧於時中師曰不可雪上更加霜曰恁麼即
全因和尚去也師曰因什麼問古人道生也不
道死也不道意如何師良久僧禮拜師曰會麼
曰不會師曰也是廚寒甑足塵師有時舉拄杖
示衆曰從上皆留此一路方便接人時有僧出
曰和尚又是從頭起也師曰謝相悉問如何是
文殊師曰不可有第二月也曰即今事如何師

曰正是第二月問如何是如來語師曰猛風可繩縛師上堂良久有僧出曰爲衆竭力禍出私門未審放過不放過師默然問如何是和尚爲人一句師曰汝是九色鹿問抱璞投師時如何師曰不是自家珍曰如何是自家珍曰不琢不成珍

筠州洞山道延禪師（亦號鹿頭和尚）始因曹山和尚垂語云有一人向萬丈崖頭騰身擲下此是什麼人衆皆無語師出對曰不存曹山曰不存箇什麼

曰始得撲不碎曹山深肯之僧問請和尚密付
眞心師曰欺遮裏無人作麼
衡州常寧縣育王山弘通禪師上堂示衆曰釋
迦如來出世四十九年說不得底句今夜某甲
不避羞恥與諸尊者共譚師良久云莫道錯珍
重問學人有病請師醫師曰將病來與汝醫曰
便請師醫師曰還老僧藥錢來問曹源一路即

不問衡陽江畔事如何師曰紅鑪𦦨上無根草
碧潭深處不逢魚問心法雙亡時如何師曰三
脚蝦蟇背大象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直待
文殊過即向你道曰文殊過也請和尚道師便打
撫州金峯從志號玄明大師有進上座問如何
是金峯正主師曰此去鎮縣不遙闍梨莫造次
進曰何不道師曰口如磔磐問千山無雲萬里絕

霞時如何師曰飛猿嶺那邊何不猛吐却問如
何是西來意師曰壁邊有鼠耳
襄州鹿門山華嚴院處眞禪師僧問如何是道
人師曰有口似鼻忽遇客來時將何祇對師曰
柴門草戶謝汝經過問祖祖相傳是什麽物師
曰金襴袈裟問如何是函中般若師曰佛殿挾
頭六百卷問和尚百年後向什麽處去師曰山
下李家使牛去曰還許學人相隨也無師曰汝

若相隨莫同頭角曰諾師曰合到什麽處曰佛
眼辯不得師曰若不放過亦是茫茫問如何是
禪師曰鸞鳳入雞籠曰如何是道師曰藕絲牽
大象問劫壞時此箇還壞也無師曰臨崖覷虎
眼特地一場愁師有一偈示衆曰一片凝然光
燦爛擬意追尋卒難見炳然擲著豁人情大事
分明皆摠辨是使活無繫絆萬兩黃金終不換

任他千聖出頭來從是向渠影中現

撫州曹山慧霞了悟禪師僧侍立師曰道者可殺炎熱曰是師曰秖如炎熱向什麼處迴避得曰向鑊湯鑪炭裏迴避師曰秖如鑊湯鑪炭作麼生迴避得曰衆苦不能到師默置

衡州華光範禪師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指僧堂曰此間僧堂無門戶師問僧曾到紫陵無曰曾

到師曰曾到鹿門無曰曾到師曰嗣紫陵即是嗣鹿門即是曰即今嗣和尚得麽師曰人情不打即不可問非隱現是學人阿那箇是和尚師曰盡乾坤曰此猶是學人阿那箇是和尚師曰
適來道不錯
覤州廣利容禪師先住貞谿有僧新到師舉拂子曰貞谿老師還具眼麽曰某甲不敢見人過師曰
死在闍梨手裏也問自己不明如何明得師曰

不明曰爲什麼不明師曰不見道自己事問魯
祖面壁意作麼生師良久曰會麼曰不會師曰
魯祖面壁因郡守受代歸師出送接話次郡守
問和尚遠出山門將什麼物來師曰無盡之寶
呈獻太守無對後有人進語曰便請師曰太守
尊嚴師謂衆曰若來到廣利門下須道得第一
句即開一線道與兄弟商量時有僧出禮拜師

曰將爲是異國船主元來是此郡商人

泉州盧山小谿院行傳禪師清原人也姓周氏僧問久響盧山石門爲什麼入不得師曰鈍漢曰忽遇猛利者還許也無師曰喫茶去

蜀川西禪和尚僧問佛是摩耶降未審和尚是誰家子師曰水上卓紅旗問三十六路阿那箇一路最妙師曰不出第一手曰忽被出頭時如

何師曰脊著地也不難

華州草庵法義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爛炒浮漚飽滿喫問擬心即差動念即乖學人如何進道師曰有人常擬爲什麽不差曰即今事如何師曰早成差也

韶州華嚴和尚僧問既是華嚴還將得來麽師曰孤峯頂上千華秀一句當機對聖明問如何是道師曰靈樹無橫枝天機道合同

潭州報慈藏嶼匡化大師僧問如何是實見處

師曰絲毫不隔曰恁麼即見也師曰南泉甚好

去處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昨夜三更送過江

問臨機便用時如何師曰海東有果樹頭心悶

如何是眞如佛性師曰阿誰無問如何是向上

一路師曰郴連道永問和尚年多少師曰秋來

黃葉落春到便開花師嘗著眞贊曰日出連山

月圓當戶不是無身不欲全露一日師在帳內坐僧問承師有言不是無身不欲全露請師全露師乃撥開帳（法眼別云飽叢林）問古人面壁意如何師良久卻喚某甲學人應諾師曰你去別時來師垂語曰一句徧大地一句纔問便道一句問亦不道問如何是徧大地句師曰無空缺如何是纔問便道句師曰低聲低聲如何是問亦不道

句師曰便合知時
襄州含珠山審哲禪師僧問如何是深深處師
曰寸釘入木八牛拽不出問如何是正法眼師
曰三門前神子師問僧曰有亦不是無亦不是
不有不無俱不是汝本來名箇什麼曰學人已
具名了師曰具名即不無名箇什麼曰只遮莫
便是否師曰且喜沒交涉曰如何即是師曰親
切處更請一問曰學人道不得請和尚道師曰

別日來與汝道曰即今爲什麽不道師曰覓箇領話人不可得師又問一僧曰姓王姓張姓李俱不是汝夲來姓什麽曰與和尚同姓師曰同姓即且從夲來姓箇什麽曰待漢水逆流即向和尚道師曰即今爲什麽不道曰漢水逆流也未師乃休

鳳翔府紫陵庄一禪師到盤龍見僧問盤龍云

碧潭清似鏡盤龍何處安龍曰沉沙不見底浮浪足巑岏師不肯自荅曰金龍迴透青霄外潭中豈曉玉輪機盤龍肯之

洪州鳳棲山同安院威禪師僧問如何是同安一曲師曰靈琴不引人間韻知音豈度百牙門曰誰人知得師曰木馬嘶時從彼聽石人拊掌阿誰聞曰知音如何師曰知音不度耳達者豈

同聞

韶州龍光和尚僧問賓頭盧一身爲什麽赴四天下供師曰千江同一月萬戶盡逢春師有一偈曰龍光山頂寶月輪照耀乾坤爍暗雲尊者不移元一質千家影現萬家春

襄州鳳凰山石門寺獻禪師至潭州時楚王馬氏出城延接王問如何是祖師西來大道師曰好好大哥御駕六龍千古秀玉堦排仗出金門

王仰重延入天册府供養數日方至夾山僧問今日一會何異靈山師曰天垂寶蓋重重異地涌金蓮葉葉新曰未審將何法示人師曰無絃琴韻流沙界清和普應大千機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一曲宮商看品弄辯寶須知碧眼胡曰恁麼即清流分洞下滿月照青林師曰多子塔前分的意至今異世度洪音問衆手

淘金誰是得者師曰張三李四出金門遍握乾
坤石人在曰恁麼即不從人得也師曰三公九
卿排班位看取金雞豎也無
襄州萬銅山廣德和尚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
師曰山前人不住山後更忙忙問如何是透法
身句師曰無力登山水茅戶絕知音問如何是
佛法大意師曰始嗟黃葉落又見柳條青

定州石藏慧矩和尚僧問如何是伽藍師曰只遮箇曰如何是伽藍中人師曰作麼作麼曰忽遇客來時將何祗待師曰喫茶去

興元府青剉山和尚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無底籃子拾生菜問如何是白馬境師曰三冬華木秀九夏雪霜飛

京兆香城和尚僧問三光景色謝照燭事如何師曰朝邑峯前卓五彩曰不涉文彩事作麼生

師曰如今特地過江來問向上路請師舉唱師曰釣絲鉤不出問牛頭還得四祖意否師曰砂書不點落干字曰下點後如何師曰別將一撮俵人天曰恁麼即人人有也師曰汝又作麼生問囊無繫蝨之絲廚絕聚蠅之糝時如何師曰日捨不求思從妄得

京兆重雲智暉禪師咸秦人也姓高氏洛中創

温室院常施藥有比丘患白癩衆惡之唯師延迎摩洗垢穢斯須有神光異香旣而辭去遂失所在所遺瘡痂馨香酷烈遂取而塑觀音像以藏之一日閑步巖岫間倏覩摩納數珠銅瓶㮼笠觸之即壞謂侍者曰此吾前身道具耳欲就玆建寺以𤏡昔因當薙草開基有祥雲蔽日因目爲重雲山先是谷多猛獸皆自引去師上堂

有僧問如何是歸根得旨師曰早是忘却問不意塵生如何是進身一路師曰足下已生草前程萬丈坑問要路坦然如何履踐師曰我若指汝則東西南北去也永興節度使王彥超早遊師戶庭甞欲披緇師止之曰汝後當榮顯爲教門外護厥後果如師言及鎮永興與師再會益加尊禮周顯德三年夏六月師詣府辭王公囑以山門事至七月二十四日無恙垂誡門人并

示一偈曰我有一間舍父母為修蓋住來八十年近來覺損壞早擬移住處事涉有憎愛待伱摧毀時彼此無相礙趺坐而逝

杭州瑞龍院幼彰禪師上堂曰老僧頃年遊歷於江外嶺南荆湖但有知識叢林無不叅問來蓋為今日與諸人聚會各要知箇去處然諸方終無異說只教當人歇却狂心休從佗覓但隨

方任眞亦無眞可任隨時受用亦無時可用設垂慈苦口且不可呼晝作夜更饒善巧終不能指東爲西脫或能爾自是神通作怪非干我事若是學語之輩不自省己知非直欲向空裏采華波中取月還著得心力麼汝今各且退思忽然肯去始知瑞龍老漢事不獲已迂迴太甚還肯麼時有僧問如何是瑞龍竟師曰[illegible]

得麼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後生可畏問廓然無雲如何是中秋月師曰最好是無雲曰恁麼即一輪高挂萬國同觀去也師曰揑目之子難與言

流山證禪師叅投子同禪師投子問曰近離什麼處曰延平來投子曰將得劒來麼曰將得來投子曰呈似老僧看師乃指面前地上投子便休師遂去三日後投子問新到僧在什麼處曰

當時去也投子曰三十年學馬伎昨日被驢撲

洪州百丈安和尚號明照禪師僧問一藏圓光如何是體師曰勞汝遠來曰莫是一藏圓光麼師曰更喫一椀茶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曰未有一箇不問問如何是極則事師曰空王殿裏登九五野老門前不立人

筠州黃蘗山慧禪師洛陽人也因受菩薩戒而

歎曰大士攝律儀與吾本受聲聞戒俱止持作犯也然於篇聚增減支本通別制意且殊微細難防復於攝善中未嘗行於少分況饒益有情乎且世間泡幻身命何可留戀哉由是欲以身捐於水中飼鱗甲之類念已將行偶二禪者接之謂南方多知識師何滯於一隅也師直造踈山時仁和尚坐法堂受叅師先顧視大衆然後

致問曰剎那便去時如何踈山曰畐塞虛空汝作麼生去師曰畐塞虛空不如不去踈山便休師下堂尋住黃蘗山聚衆開法

隨州隨城山護國院守澄淨果大師僧問盡大地是一隻眼底人來時師如何曰堦下漢問諸佛不到處什麼人履踐師曰聃耳鬅頭曰何人通得彼中信師曰驢面獸顋

延州伏龍山延慶院奉璘禪師僧問如何是和

尚家風師曰横身卧海日裏挑燈問如何是伏
龍境師曰山峻水流急三春足異華師問火頭
培火了未曰抵聲師曰什麽處得遮消息來曰
不假多言師曰省錢易飽喫了還饑問如何是
和尚家風師曰長齋𦗶冷飯曰又太寂寞生師曰
僧家合如是
安州大安山省禪師僧問失路迷人請師直指

師曰三門前去問舉步臨危請師指月師曰不指月曰爲什麽不指月師曰臨坑不推人問重重關鎖信息不通時如何師曰爭得到遮裏曰到後如何師曰彼中事作麽生

洪州大雄山百丈超禪師僧問落日西山去林中事若何師曰洞深雲出晚澗曲水流遲僧辭問曰今日下山有人問和尚說什麽法向佗道

什麼師曰但向佗道大雄山上虎生師子兒

常州正勤院蘊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事若何師曰適然簫韶外六律不能過曰不過底事作麼生師曰聲前拍不散句後覓無蹤問如何是禪師曰石裏蓮華火裏泉曰如何是道師曰楞伽峯頂一莖草曰禪道相去多少師曰湼人落水木人撈

京兆永安院善靜禪師京兆人也姓王氏父任

牧守毋夢金像而覺有娠師幼習儒學忽猒浮
幻潛詣終南山禮廣度禪師披削復往南謁樂
普安禪師師器之入室有僧辭樂普曰限汝十
日內下語得中即從汝發去其僧冥搜久之無
語因經行偶入園中師怪問曰上坐豈不是辭
去今何在此僧具陳所以師代曰竹密豈妨流
水過山高那阻野雲飛其僧喜躍師囑之曰祗

對和尚不須言是善靜語也僧遂白樂普普曰誰下此語曰某甲樂普曰非汝之語僧具言之
僧問知有道不得時如何師曰知有箇什麼曰不可無也師曰恁麼即合道得曰道即不無爭奈語偏師曰水凍魚難躍山寒華發遲問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時如何師曰鶴鷺並頭踏雪睡月明驚起兩遲疑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

壁上畫枯松蜂來不見蘂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異境靈松覩者皆羨曰見後如何師曰葉落已枝摧風來不得韻

蘄州烏牙山彥賓禪師僧問未作人身已前作什麼來師曰三脚石牛坡上走一枝瑞氣月前分問疋馬單槍直入時如何師曰饒你雄信解拈槍猶較秦王一步在問久戰沙場爲什麼功名不就師曰雙雕隨箭落李廣不當名

鳳翔府青峯山傳楚禪師涇州人也一日樂普問曰汝去什麼處來師曰掃雪來曰雪深多少師曰樹上揔是曰得即也得汝向後有山住箇雪窟定矣自授記乃訪于白水白水問樂普有生機一路是否師曰是白水曰止却生路向熟路上來師曰生路上死人無數熟路上不著活漢白水曰此是樂普底你作麼生師曰非但樂

普夾山亦不柰何曰夾山爲什麼不柰何師曰不見道生機一路問如何是明了底人一句師曰駿馬寸步不移鈍鳥昇騰出路

鄧州中度和尚僧問海內不逢師如何是寰中主師曰金雞常報曉時人不自知問如何是暗中明鏡師曰萬機昧不得曰未審照何物師曰什麼物不照問請和尚離聲色外荅師曰木人

常對語有性不能言
嘉州洞谿和尚初問樂普月樹無根枝覆蔭請
師直指妙幽微樂普曰森羅秀處事不相依淥
水千波孤峯自異師於是領旨承嗣
京兆卧龍和尚初開堂有僧問杲日浮天際珠
光照舊都浦津通法海今日意如何師曰寶劒
揮時豈該明暗
泉州福清院師巍和尚號通玄禪師僧問枝分

夾嶺的紹逍遥寶坐既登法靁請震師曰逍遥
逈物外物外霞不生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師
曰立雪未爲勞斷臂方爲的曰恁麼則一花開
五葉芬芳直至今師曰因圓三界外果滿十方知
京兆白雲無休禪師僧問路逢猛虎如何降伏
師曰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問如何是白雲境
師曰月夜樓邊海客愁

江州廬山永安淨悟禪師僧問如何是出家底
事師曰萬丈懸崖撒手去曰如何是不出家底
事師曰迥殊雪嶺安巢節有異許由挂一瓢問
六門不通如何通信師曰闍梨外邊與誰相識
問如何是解作客底人師曰寶御珍林猶尚棄
誰能歷劫傍佗門問衆手淘金誰是得者師曰
黃帝不曾遊赤水珠承罔象也虛然

袁州木平山善道禪師初謁樂普問一漚未發已前如何辯其水脉樂普曰移舟諳水勢舉棹別波瀾師不愜意乃叅盤龍語同前問盤龍曰移舟不辯水舉棹即迷源從此悟入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浪浪宕宕問如何是木平一句師曰畐塞虛空曰畐塞虛空即不問如何是一句師乃打之金陵李氏嘗問如何是木平師曰不動斤斧曰如何不動斤斧師曰木平時法眼禪

師有偈贈曰木平山裏人皃古言復少相看陌
路同論心秋月皎壊衲線非蠶助歌聲有鳥城
關今日來一遍曾已曉
陜府龍谿和尚上堂曰直饒說似箇無縫塔也
不免老僧下一箇橛作麼生免得下橛衆無語
師自代曰下去僧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百寶
莊嚴今已了四門開豁已多時

郢州桐泉山和尚初參黃山問天門一合十方
無路有人道得擺手出漳江師對曰蟄戶不開
龍無龍句黃山曰是你恁麼道師曰是即直言
不是直言不是黃山曰擺手出漳江黃山復
問卞和到覰荊山秀玉印從佗天子傳時如何
曰靈鶴不於林下憩野老不重太平年
州文殊和尚僧問如何是祝融峯前事師曰

前瑞草生問仁王登位萬姓霑恩和尚出世
師曰萬里長沙駕鐵船問如何是本爾莊
師曰菊花原上景行人去路長

傳燈玉英集卷第十

傳燈玉英集卷第十二　　漢

南岳啓柔禪師　韶州文偃法嗣　筠州法濟禪師

襄州宗慧大師　潁州注果禪師

朗州璘和尚　蘄州悟通大師

洪州道謙禪師　湖州朗禪師

西川秉和尚　路州臻禪師

興元封和尚　澧州圓光禪師

信州雲震禪師　廬山清耀禪師

襄州清海禪師
南岳横龍和尚 台州瑞巖法嗣
溫州神禄禪師
鄂州誨機禪師 懷州彥禪師法嗣
懷州玄泉和尚
潞府玄密禪師
洪州隱微禪師 福州道閑法嗣
建州白雲和尚 婺州德謙禪師
虔州常真禪師
吉州清平禪師
婺州金柱和尚
福州義因禪師
灌州靈嵒和尚
吉州住山和尚

廬山行因禪師

嘉州真和尚

嘉州東汀和尚撫州曹山慧霞法嗣

泉州龜洋禪師華州草庵法義法嗣

洋州龍穴和尚

益州崇真和尚

洋州龍穴和尚襄州含珠審哲法嗣

襄州真和尚

并州廣福禪師鳳翔住興元大浪和尚一法嗣

石門慧徹禪師在襄州獻禪師法嗣

興元大浪和尚

襄州延和尚廣德義和尚法嗣

隨州圓照禪師守澄法嗣

隨城演化大師

安州崇教大師

蘄州行朗禪師彥賓法嗣

福州廣平禪師 道希法嗣

福州清慕禪師

福州靈峯禪師

福州東禪禪師

彰州報劬禪師

泉州明慧禪師

金州陵龍光禪師

郴州清海禪師

郢州道欽禪師

處州福澄和尚 婺州寶資法嗣

杭州仁王禪師 杭州志球法嗣

漳州無逸禪師 可傳法嗣

廬山道詮禪師 潭州慧輪法嗣

連州寶華和尚 韶州白雲祥和尚法嗣

韶州月華和尚　南雄州地藏和尚

英州樂淨禪師　韶州白雲和尚

潭州鹿苑禪師 朗州緣密法嗣　灌州羅漢和尚 西川澄遠法嗣

眉州黃龍禪師 鄂州誨機法嗣　棗樹和尚興元玄都和尚

鄂州智顒禪師　眉州昌福達和尚

處州報恩禪師 婺州德謙法嗣　婺州普照和尚

婺州雙谿禪師　朗州楚勛禪師 朗州智洪法嗣

唐州保壽禪師 安州懷楚法嗣　谷隱知儼禪師 襄州智靜法嗣

石門紹遠禪師襄州慧徹法嗣　鄂州靈竹禪師

朗州緣觀禪師洪州安志法嗣　襄州周禪師德延和尚法嗣

南岳般若寺啓柔禪師僧問西天以蠟人為驗此土如何師曰新羅人草鞋問如何是千聖同歸底道理師曰未達苦空境無人不歎嗟師上堂聞三下板聲大衆始集師因示一偈曰妙哉三下板諸德盡来叅既善分時節今吾不再三

筠州黃蘗山法濟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與天下人作牓樣師上堂示衆曰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各各當人無事又上堂良久曰若識得黃蘗帳子平生行脚事畢珍重

襄州洞山守初宗慧大師僧問迢迢一路時如何師曰天晴不肯去直待雨霖頭曰諸聖作麼生師曰入泥入水問心未生時法在什麼處師曰

風吹荷葉動决定有魚行問如何是免得生死底法師曰　見之不取思之三年　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楚山頭倒卓曰出水後如何師曰漢水正東流尼問車住牛不住時如何師曰用駕車漢作麼問海竭人亡時如何師曰難得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雲在青天水在瓶問大衆雲臻請師撮其樞要師曰水上浮漚呈五色海底蝦蟇叫月明問正當恁麼

時文殊普賢在什麽處師曰長者八十一其樹不生耳曰意旨如何師曰一則不成二則不是

類州羅漢住果禪師問鑿壁偷光時如何

師曰錯曰爭奈苦志専心師曰錯錯

朗州滄谿璘和尚師因事有頌曰　天地指前徑時人莫强移箇中生解會眉上更安眉

蘄州北禪寂和尚悟通大師師問僧什麽處來曰黄州來師曰在什麽處院曰資福師曰福將何資曰兩重公案師曰爭奈在北禪手裏何曰在手裏即收取師便打

洪州泐潭道謙禪師問但有纖毫即是塵不有時作麽生師以手掩兩目問當陽舉唱誰是聞者師曰老僧不患耳聾

湖南永安朗禪師僧問如何是洞陽家風師曰入門便見曰如何是入門便見師曰客是相師

問如何是至極之譚師曰愛别離苦

西川青城大面山乗和尚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興義門前鼕鼕鼓曰學人不會師曰朝打三千暮打八百潞府妙勝臻禪師問金粟如來為什麼却絳釋迦會裏師曰香山南雪山北曰南贍部洲事文作麼生師曰黄河

水急浪華麄問心心寂滅即不問如何是向上一
路師曰一條濟水貫新羅
興元府普通封和尚僧問今日一會何以靈
山師曰震動乾坤問䂓何是普通境師曰庭
前有竹三冬秀戶內無燈午夜明
澧州藥山圓光禪師僧問藥嶠燈連師當
第幾師曰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

信州鵝湖山雲震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闍梨不是師問僧近離什麼處曰兩浙師曰還將得吹毛劍來否僧展兩手師曰將謂是箇爛柯仙元來却是摴蒱漢

廬山開先清耀禪師僧問如何是燈燈不絕師曰青楊黐遮植曰學人不會師曰無根樹下唱虛名問披雲一句師親唱長慶今朝事若何師曰家家觀世音問如何是披雲境師曰一般淥

水安窓下便當生涯度幾秋

襄州奉國清海禪師僧問青青翠竹盡是真如如何是真如師曰點瓦成金客問名不見形曰恁麼即礼謝下去也師曰昔時妄想至今存問承古人云見月休覷指歸家罷問程如何是家師曰誐舉話頭看南岳横龍和尚楚王馬氏請住金輪問如何是祖燈師曰八風吹不滅曰恁麼即暗冥不生也師曰白日没閑人温州温嶺瑞

峯院神禄禪師福州福清人也師有偈曰蕭然獨處意沈吟誰信無絃發妙音終日法堂雖靜坐更無人問本來心時有朋彥上坐躡前偈而問曰如何是本來心師召曰朋彥彥應諾師曰與老僧點茶來彥於是信入

朋彥即廣法大師後嗣天台國師住蘄州長壽

鄂州黃龍山誨機禪師清河人也姓張氏問如何是君王劒師曰不傷萬類

曰佩者如何師曰血濺梵天曰大好不傷萬類
師便打問佛在日爲衆生說法佛滅後有人
說法也無師曰慚愧佛問切急相投請師通信
師曰火燒裙帶香問如何是大疑底人師曰對坐
盤中弓落盞曰如何是不疑底人師曰再坐
盤中弓落盞
懷州玄泉第二世和尚僧問妙有玄珠如何取

得師曰不似摩尼絕　影艷碧眼胡人豈能見
曰有口道不得時如何師曰三寸不能齊鼓韻
啞人解唱木人歌　潞府妙勝玄密禪師僧問四
山相向時如何師曰紅日不垂影暗地莫知音
曰學人不會師曰鶴透群峯何伸向背
洪州大寧院隱微禪師豫章新淦人也姓楊氏
師上堂曰還有騰空底麽出來衆無出者
師說偈曰　騰空正是時應須眨上眉從此

出倫去莫待白頭兒僧問如何是十善橋
師曰險曰過者如何師曰喪問國界安寧為什麼珠不現師曰落在什麼處
婺州明招德謙禪師師在泉州招慶以手指壁畫
問僧曰是什麼神曰護法善神師曰沙汰時向
什麼處去來僧無對師却令僧去問演侍者演
曰汝什麼劫中遭此難來僧迴舉似師師曰
直饒演上坐佗後聚一千衆有什麼用處僧乃

礼拜請別語師曰什麼處去也清八路舉仰山插
鍬話問師古人意在叉手處意在插鍬處師曰
清上坐清應諾師曰還曾夢見仰山麼清曰
不要下語只要上坐商量師曰若要商量堂頭自
有一千五百人老師在師到雙嶺長老覩師風彩
乃曰某甲致一問問闍梨若道得便捨院道不
得即不捨金剛經云一切諸佛及諸佛法皆從此

經出且道此經出何人說師曰且道此經是說與不說一時拈向那邊著只如和尚決定喚什麼作此經雙巖無對師舉經云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斯則以無為法為極則憑何而有差別且如差別是過不是過若是過一切賢聖盡有過若不是過決定喚什麼作差別雙巖亦無語師曰雪峯道底師別有頌示衆曰明招一拍和人希此是真宗上妙機石火瞥然何處去朝生鳳子合應知　師將圓寂說偈

示衆曰　鷙刀叢裏逞全威汝等應當善護持火裏鐵牛生犢子臨岐誰解湊吾機偈畢寂然長往

建州白雲令弇和尚問三台有請四衆臨筵既勮當人請師一唱師曰要唱即不難曰便請師唱師曰　夜静水清魚不食滿舡空載月明歸

虔州天竺義澄常真禪師初參羅山後同羅山在疾師

問百年後忽有人問和尚以何指示羅山及放身便倒師從此契悟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寒暑相催

吉州清平惟曠真寂禪師師上堂云不動神情便有輸贏之意還有麼出來時有僧出礼拜師云不是作家出去問如何是活人劒師曰會麼曰如何是殺人刀師叱之問如何是師子兒師曰毛頭排宇宙婺删金柱

義昭照和尚有新到僧叅師揭簾以手作除帽子勢僧[illegible]欲

近前師去賺殺人師因事而有頌曰
虎頭生角人難措石火電光須密布假饒烈士
也應難懵底那能解差互　福州羅山義因禪師
僧問承古人有言自從認得曹谿路了知生死
不相關曹谿即不問如何是羅山路師展兩
手僧曰恁麽即一路得通諸路亦然曰什麽諸路
僧近前立師曰靈鶴煙霄外鈍鳥不離窠
灌州靈巖和尚僧問如何是道中寶師曰地傾

東南天高西北日學人不會師曰落照機前異
師頌曰翠華接三平日解擘當胷箭因何只半人
爲從途路曉所以不全身

吉州住山和尚師有示從頌曰
住山王路住山路嵒崖嶮峻人難措遊人擬議
隔千山一句分明超佛祖祖又白牛頌曰
我有古壇真白牛父子藏來經幾秋出門直

透孤峯頂迴來暫跨虎谿頭潭州寶應清進禪師僧問如何是實相師曰没却汝問至理無言如何通信師曰千差萬別曰 得力處乞師指示師曰瞌睡漢 朗州大龍山智洪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即汝是曰如何領會師曰更嫌鉢盂無柄那問如何是微妙師曰風送水聲來枕畔月移山影到牀邊

襄州白馬山行靄禪師僧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井底蝦蟇吞却月問如何是白馬正眼師曰向南看北斗蘄州四祖山清皎禪師福州人也姓王氏有僧問曰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楷師岩畔祥雲起寶壽峯前震法雷師後遺偈云吾年八十八蒲頭(乘白)髮顯顯鎮雙峯明明千江月黃梅楊祖教白兆承宗訣日日告兒孫勿令有斷絕

蘄州三角山志操禪師第三世住僧問教法甚多宗歸一貫和尚為什麼說得許多周遊者也師曰為你周遊者也曰請和尚即古即今師以手敲繩牀

蘄州三角山真鑒禪師第四世住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忽然行政令便見下堂

澧州藥山和尚第七世住師上堂謂衆曰夫學般若菩薩不懼得失有事近前時人

有僧問藥山祖裔請師舉唱師曰萬機挑不出曰爲什麼萬機挑不出師曰佗緣岸谷

問如何是藥山家風師曰葉落不如初問法雷哮吼時如何師曰宇宙不曾震曰爲什麼不曾震師曰徧地娑婆未嘗哮吼曰不哮吼底事如何師曰盖國無人知

衡岳南臺寺藏禪師問遠遠投師請師一接

師曰不闒戶問如何是南臺境師曰松韻拂
時石不點孤峯山下壘難齊曰如何是境中人
師曰嵒前栽野果接待往來賓曰恁麽即謝供
養師曰怎生噉味問如何是法堂師曰無壁落
幽州譚柘水從實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
箇中無紫皁曰如何是禪師曰不與白雲連
師問僧作什麽來曰親近來師曰任汝白雲
朝岳頂爭柰青霄不展顏　歸宗寺弘章

禪師僧問學人有疑時如何師曰疑來多少時也問小舩渡大海時如何師曰教歩子曰如何得渡師曰不過來問枯木生華時如何師曰把一朶來問混然覔不得時如何師曰是什麽

隨州雙泉山道虔禪師僧問洪鍾未扣時如何師曰絕音響曰扣後如何師曰絕音響問如何是在道底人師曰無異念問如何是希

有底事師曰白蓮華向半天開　楊州風化院
令崇禪師僧問如何是敵國一著棊師曰下將
來問一捧打破虛空時如何師曰把將一片來
梓州龍泉和尚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不
在闍梨分上問學人欲跳萬丈洪崖時如何師
曰撲殺益州崇真和尚僧問如何是禪師曰澄潭
釣玉兎問如何是大人相師曰泥揑三官土地堂

襄州鹿門山第二世譚和尚志行大師僧問如何是實際理地師曰南贍部洲北鬱單越曰恁麽即事同一家也師曰隔須弥在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戌亥年生

廬山佛手巖行因禪師宴處其巖常有異鹿錦囊鳥馴繞其側江南國主李氏嚮仰三遣使召不起僧問如何是對現色身師竪起一指（法眼別云還有也未）

嘉州東汀和尚僧問如何是却去底人師曰石女

紡麻纑曰如何上大却來底人師曰扇車開𢶏良
計斷泉州龜洋慧忠禪師本州僊遊縣人也
姓陳氏唐武宗廢教例爲白衣暨宣宗中興師
曰古人有言上昇道士不受籙成佛沙弥不
具戒過中不食不守而禪乃述偈三首曰
雪後始諳松桂別雲收方見濟河分不因世
主教還俗郍辯雞羣与鶴群　又一首多年塵

事謾騰騰雖著方袍未是僧今日修行依善慧
滿頭留髮後然燈又一首　形容雖變道常存
混俗心源亦不昏更讀善財巡礼偈當時何
處作沙門
洋州龍穴山和尚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
曰騎虎唱巴歌問大善知識爲什麽却與土地
燒錢師曰彼上人者難爲酬對

襄州含珠山真和尚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
昧不得曰磨後如何師曰黒如漆
并州廣福道隱禪師僧問如何是指南一路師曰
妙引靈機事澄波顯異輪問三家同到請未
審赴誰家師曰　月應千家水門門盡有
僧　興元府大浪和尚僧問既是喝河神為什
麼却被水吹却師曰隨流始得妙倚岸却成
迷陳州石鏡和尚僧問石鏡不磨還照也無師

日前生是因今生是果　石門山乾明寺慧徹
禪師問金烏出海光天地與此光陰事若何
師曰龍出洞兮風雨至海岳傾時日月明問從上
諸聖向什麼處去也師曰露柱桂燈　籠問如
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解接無根樹能挑海底
燈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三門外松樹子見
生見長　襄州廣德延和尚僧問如何是大

通智勝佛師曰盛夏日輪新霽後汝莫當
輝瞪目覷曰如何是大通知勝佛後師曰
孤輪罷照　鷲峯頂汝報巴猿莫斷腸師因
事有頌曰　纔到洪山便掇根四平八面不言
論佗家自有眠雲志蘆管横吹宇宙分
隨州龍居山智門寺守欽圓照大師僧問兩鏡
相對爲什麼中間無像師曰自己亦須隱曰

鏡破臺亡時如何師豎起拳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額上不帖牓　隨城上護國知遠演化大師僧問舉丈門時如何師曰緣情體物是作麽生問乾坤休駐意宇宙不留心時如何師曰愡是戰爭收拾得却因歌舞破除休問直截根源佛所印摘葉尋枝我不能意旨如何師曰罷攀雲樹三秋果休戀碧潭孤月輪
安州大安山能和尚崇教大師僧問曰師唱誰

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　打起南山鼓唱起北山歌問如何是三冬境師曰千山添翠色萬樹鏁銀華　蘄州烏牙山行朗禪師僧問未作人身已前作什麽來師曰海上石牛歌三拍一條紅線掌間分問迦葉上行衣何人合得披師曰天然無相子不挂出塵衣

西川靈龕和尚僧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

出處非干佛春來草自青問碌碌地時如何師
曰試進一步看　房州開山懷晝禪師僧問作
何行業即得不違千聖師曰妙行無倫匹情立
體自殊問有耳不臨清水洗無心誰爲白雲
幽師曰無木挂千金曰挂後如何師曰杳杳
人難辯　幽州傳法和尚僧問教意與祖意
是同是別師曰　華開金線秀古洞白雲深

問別人爲什麽徒弟多師爲什麽無徒弟
師曰海島龍多隱茅茨鳳不棲
益州淨衆寺歸信禪師僧問蓮華未出水時
如何師曰菡萏滿池流曰出水後如何師曰
葉落不知秋問不假浮囊便登巨海時如何
師曰紅觜飛超三界外綠毛也解道煎茶
青峯山清免禪師僧問久醞蒲萄酒今
日爲誰開師曰飲者方知問如何是祖師西

來意師曰耨地無一滴四海自滔滔

昇州清涼院文益禪師餘杭人也姓魯文氏

上堂曰只恁麼便散去還有佛法也無試說看若無又來遮裏作麼若有大市裏人聚處亦有何須到遮裏諸人各曾看還源觀百門義海華嚴論涅槃經諸多冊子阿那箇教中有遮箇時節若有試舉看莫是

恁麽經裏有恁麽語是此時時節麽有什麽交涉所以微言滯於心首常爲緣慮之塲實際居於目前翻爲名相之境又作麽生得翻去若也翻去又作麽生得正去還會麽莫只恁麽念冊子有什麽用處僧問如何披露即得與道相應師曰汝幾時披露即與道不相應問六處不知音時如何師曰汝家眷屬一群子師又曰作麽

生會莫道恁麼来問便是不得汝道六處不知
音眼處不知音耳處不知音若也根本是有爭
解無得古人道離聲色著聲色離名字著名
字所以無想天修得經八萬大劫一朝退墮諸事
儼然蓋為不知根本真實次第修行三生六十
劫四生百劫如是直到三祇果滿佗古人猶道不
如一念緣起無生超彼三乘權學等見又道禪指
圓成八萬門剎那滅却三祇劫也須體究若如

些用多少氣力問聲色兩字什麼人透得師却謂衆曰諸上座且道遮箇僧還透得也未若會此問處透聲色即不難問求佛知見何路最何徑師曰無過此問千百億化身於中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惣是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流出慈悲喜捨問如何是一真之地師曰地則無一真曰如何卓立師曰轉無交涉問蕩子還鄉時

如何師曰將什麽奉獻曰無有一物師曰日日給
作麽生問要急相應唯言不二如何是不二
之言師曰更添些子得麽問如何是法身師
曰遮箇是應身因僧齋前上叅師以手指簾
時有二僧同卷簾師曰一得一失
東禪齊拈云上座且作麽生會有云爲伊不
明言便去卷簾亦有道指者即會不指而

去者即失恁麽會還可不可既不許恁麽會且問上座阿那箇得阿那箇失因雲門問僧什麽處来去江西来雲門去江西一隊老宿寱語住也未僧無語對僧問師不知雲門意作麽生師曰大小雲門被遮僧勘破師令僧衆取土添蓮盆僧取土到師曰橋東取橋西取曰橋東取師曰是真實是虛妄師問實資長老古人道山河無隔礙光明處處透作麽生是處處透底光資曰東畔打羅聲

歸宗柔別云和尚擬隔礙師指竹問僧還見麼
曰見師曰竹來眼裏眼到竹邊僧曰揔不恁麼
法燈別云當時但擘眼向師歸宗別云和尚
只是不信某甲有俗士獻師畫障子師看了問
曰汝是手巧心巧曰心巧師曰那箇是汝心俗士無
對歸宗代云某甲今日却成容易襄州清谿
山洪進禪師在地藏時有二僧礼拜地藏和尚

曰俱錯二僧無語下堂請益修山主修曰汝自巍巍堂堂却礼拜擬問他人豈不是錯師聞之不肯修乃問未審上坐作麽生師曰汝自迷暗焉可為人修憤然上堂請益地藏地藏指廊下曰典坐入庫頭去也修乃省過又一日師問修山主曰明知生不生性為什麽為生之所留修曰筍必竟成竹去如今作篾使還得

麼師曰汝向後自悟在曰紹脩所見只如此上坐
意旨如何師曰遮箇是監院房那箇是典坐房脩
禮謝僧問衆盲摸象各説異端忽遇明眼人
又作麽生師曰汝但舉似諸方
昇州清涼院休復悟空禪師北海人姓王氏僧問如
何是佛師曰汝是衆生曰還肯也無師曰虛施
此問問如何是道師曰本來無一物何處有塵
埃僧礼拜師曰莫錯會問如何是一塵入正受

師曰色即空曰如何是諸塵三昧起師曰空即色問古人得箇什麽便休歇去師曰汝得箇什麽即不休歇去問如何是諸佛本源師曰汝喚什麽作諸佛

撫州龍濟山主紹修禪師初與大衆眼禪師同參地藏同辭至建陽途中法眼忽問曰古人道萬象之中獨露身是撥万象不撥

法眼曰說什麽撥不撥師却迴地藏乃問古人
道萬象之中獨露身意旨如何地藏曰汝
道古人撥萬象不撥萬象師曰不撥地藏曰
兩箇也師沈思却問未審古人撥萬象不撥萬象地藏
曰汝喚什麽作萬象師方悟師上堂曰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具足
聖人法聖人不會聖人若會即是凡夫凡夫若
知即是聖人此兩語一理二義若人辯得不妨於

佛法中有箇人入處若辯不得莫道不疑
僧問教云須弥納芥子芥子納須弥如何是
須弥師曰穿破汝心曰如何是芥子師曰塞却汝眼曰如何納師曰把將須弥與芥子來曰前言何在師曰前有
什麼言問刼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遮箇還
壞也無師曰不壞曰為什麼不壞師曰同於大
千問纖毫不隔為什麼覷之不見師曰作
家弄影漢問如何是普眼師曰纖毫覷不見曰
為什麼覷不見師曰為伊眼太大問如何是大敗壞

底人師曰刧壞不曾遷曰此人還知有佛法也無師曰若知有佛法渾成顛倒曰如何得不顛倒曰直須知有佛法曰如何是佛法師曰大敗壞

潞州延慶院傳殷禪師僧問見色便見心燈籠是色那箇是心師曰汝不會古人意曰如何是古人意師曰燈籠是心

衡岳南臺守安禪師僧問人人盡有長安路如何得到師曰即今在什麼處

問寂寂無依時如何師曰寂寂底你師因有頌曰
南臺靜坐一爐香亘日凝然萬事忘不是息心除
忘想都緣無事可思量
泉州福清廣法大師行欽僧問如何是譚真道
俗師曰客作漢問什麼曰如何是順俗違真師
曰喫茶去問如何是然燈前師曰然燈後曰如何
是然燈後師曰然燈前曰如何是正然燈師曰

喫茶去

福州廣平玄旨禪師僧問如何是廣平境師曰地肇名山秀谿連海水清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汝問我答問如何是法身體師曰廓落虛空　絕玷瑕曰如何是體中物師曰一輪明月散秋江曰未審體與物分不分師曰適來　道什麼曰恁麼即不分也師曰穿耳胡僧笑點頭

福州昇山白龍清慕禪師僧問如何是白龍家

用一機師曰汝每日用什麽曰恁麽即徒勞側聆　師便喝出問一切衆生日用而不知如何是日用底師曰別祇對你爭得

福州靈峯志恩禪師僧問如何是吹毛劒師曰我進前汝退後曰恁麽即學人喪身命去也師曰不打水魚自驚問如何是佛師曰更是阿誰曰旣然如此爲什麽迷妄有差殊師曰但自

不亡羊何須泣歧路

福州東禪玄亮禪師僧問祖祖相傳傳法印師今繼嗣嗣何方師曰特謝證明曰恁麼即白龍當時親受記今日應聖度迷津師曰汝莫錯認定盤星

漳州報勑院玄應定慧禪師泉州晉江縣人也姓吴氏僧問曰如何是第一義師曰如何是第一義曰學人請益師何以倒問學人師曰

汝適來請益什麼曰第一義師曰汝謂之倒問
邪師遺書辭陳守仍示一偈曰今年六十六世壽
有延促無生火熾然有爲薪不續出谷與歸
源一時俱備足
泉州報恩院宗顯明慧大師僧問不涉思量處
從上宗乘請師直道師良久僧曰恁麼即聽
響之流徒勞側耳師曰早是粘膩問如何是
人王師曰奉對不敢造次曰如何是法王師曰

莫孫力負好曰未審人王與法王對譚何事師曰非汝所聆

金陵龍光院澄忋禪師廣州人也姓陳氏有僧新到師問什麼處來曰江南來師曰汝還禮渡江舩子麼曰和尚爲什麼教礼渡江般子師曰是汝善知識

郴州太平院清海禪師僧問古人道不從請益得祖師爲什麼道誰得作佛師曰悟了方

知問從上宗乘次弟指授未審今日如何舉唱

師曰　透出白雲深洞裏　名花異草嶺頭

生

郢州興陽山道欽禪師僧問如何是興陽

境師曰　松竹乍栽山影緑水流穿過院中庭

郟州福澄和尚僧問下堂一句請師不吝師曰閑

吟唯憶龐居士天上人間不可倍

杭州仁王院俊禪師僧問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如何

是向上不傳底事師曰向上問將來曰恁麼即
上來不當去也師曰旣知如此踏步上來作什麼
彰州隆壽無逸禪師僧問絕妙宗風請師垂示
師良久僧曰恁麼即頓㝉疑情便契心源向
上宗乘如何言論師曰待汝自悟始得
盧山歸宗第十二世道詮禪師吉州安福人也
姓劉氏僧問九峯山中還有佛法也無師曰
有曰如何是九峯山中佛法師曰山中石頭大

底大小底小尋屬江南國絕僧徒例試經業師之徒衆並習禪觀乃述一偈聞于州牧曰此擬忘言合太虛免教和氣有親疎誰知道德全無用今日爲僧貴識書

州牧曰旃檀林中必無雜樹唯師一院特奏免試經僧問如何是歸宗境師曰千邪不如一直問如何是佛師曰待得雪消後自然春到來

連州寶華和尚師上堂曰看天看地新羅國裏和南不審曰消萬兩黃金雖然如是猶是少分又曰盡十方世界是箇木羅漢幡竿頭上道將一句來又曰天上龍飛鳳走山間虎嘯猿啼拈向鼻孔道將一句來僧問如何是寶華境師曰前頭綠水後面青山僧曰不會師曰末後一句師問僧什麼處來曰大容來師曰大容近日作麼生曰近來合得一瓮醬師曰沙弥將一椀水來與遮僧照影師

見一僧從法堂階下過師乃敲繩牀僧曰若是遮箇不請拈出師喜下地問之並無說處師乃打師有時戴冠子謂衆曰若道是俗且身披袈裟若道是僧又頭戴冠子大衆無對韶州月華和尚初謁白雲雲問曰業箇什麽師曰念孔雀經白雲曰好箇男子隨鳥雀後師遂依附久之契旨僧問如何是月華家風師曰若問家風即荅家風曰學人問家風師曰金銅羅

漢師上堂有一官人出礼拜起低頭良久師曰
繫電之機徒勞佇思
南雄州地藏和尚師上堂有僧問既是地藏地藏還
來否師曰打開佛殿門裝香換水師與大容
和尚在　白雲開火路大容曰三道寶階何
似箇火路師曰什麼處不是英州樂淨含佳
禪師僧問如何是樂淨境師曰有功貪種竹

無暇不栽松日忽遇客來将何供養師曰
滿園秋菓熟要者近前甞問如何是樂淨境
師曰　滿月團圓菩薩面庭前椶樹夜叉頭因
普請打籬次有僧問古人有種種開方便門和尚
爲什麼却攔截師曰牢下橛著
韶州後白雲和尚開堂謂衆曰上至諸佛下至
含識共箇真心且阿那箇是諸人心莫是情與無情

共一體麼恁麼見解何以三家村裏既如是不
得又作麼生會直下會得早是自相鈍置若
據祖師門下豈立遮箇階梯眨上眉毛早是
蹉過何况聲 前薦得句後投機會中還有
知音麼去却擔簦請截流相見時有僧礼拜
師曰俊哉龍象蹴蹋潤無邊三乘五性皆惺悟
僧擬再伸問師曰去僧問古琴絕韻請師彈師曰
伯牙雖妙手時人聽者稀 曰恁麼即再遇子期

也師曰笑發驚弦斷寧知調不同潭州鹿菀文
襲禪師僧問遠遠投師請師接師曰鬧巷裏無
消息僧曰父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長樂坡頭
信不通
灌州羅漢和尚僧問曰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井中紅
燄日裏浮漚曰如何領會師曰遙指浮桑曰那邊
問如何是羅漢境師曰 地連香積水門對聖峯山

眉州黄龍繼達禪師問僧問如何是祖師曰針去線不回
曰如何是帔　師曰横鋪四世界竪盖一乾坤
曰道滿到來時如何師曰要羮與羮要飰與飰
問黄龍出世金翅鳥滿空飛時如何師曰問汝
金翅鳥還得飽也無棗樹和尚僧自鋤地次見師
乃不審師曰見阿誰了便不審曰見師不問訊
禮式不全師曰却是孫負老僧其僧歸堂舉似第

一坐第一坐曰和尚近日可畏為人切師聞之乃打第一坐七棒第二坐曰某甲恁麼道未有過打怎麼師曰狂喫如許多年盐醋又打七棒興元府玄都山澄和尚僧問喜得趨方丈家風事若何師曰　動風閑曉露明月正當天曰如何撥濟師曰金雞樓上一下鼓問如何是沙門行師曰一切不知

鄂州黄龍智顯禪師僧問如何是黄龍家風師

曰待賓貪僊果僧問如何是諸佛之本源師曰
即此一問是何源曰恁麼即諸佛無異路去也師
曰延平劒已成龍去猶有刻舟求劒人
眉州昌福遠和尚僧問曰國有寶刀誰人得見師曰
師兄遠來不易曰此刀作何形狀師曰要也道不
要也道曰請師道師曰難逢難遇問君牛水上卧時
如何師曰異中異〻妄計不浮沈曰便恁麼去時

如何師曰趯天日落把土成金

處州報恩契從禪師初開堂陞坐乃曰烈士鋒前還有俊鷹俊鶻兒麼放箇出來看所以道烈士鋒前少人陪雲雷擊鼓釖擊鼓釖輪開誰是大雄師子種蒲身鋒刃得出來時有僧出師曰看好精彩僧擬伸問師曰什麼處去也

婺州普照瑜和尚僧問向去事如何師曰決在臨鋒

師乃頌曰　决在臨鋒處天然師子機嚬呻出三
界非祖莫能知
婺州雙谿保初禪師示衆曰未透徹不須呈十
方世界廓然明孤峯頂上通機照不用看他北斗
星　明州大龍山楚勛禪師上堂曰大衆只恁麽
散去已是重宣此義了也久立又奚爲然久立
有久立底道理知了經一小刼如一食頃不知道理
便見茫然還知麽有知者出來大家相共商量

時有僧出展坐具曰展即徧周沙界縮即絲髮不存展即是不展即是師曰你從什麽處得來曰任恁麽即展去也師曰勿交涉唐州保壽住祐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近前來近前來僧近前來師曰會麽曰不會師曰石火電光已經塵刼問如何是爲人底一句師曰開口入耳曰如何理會師曰逢人告人谷隱知儼禪師

登州人也僧問如何是迦葉親聞底事師曰速
須作卻問如何是諸佛照不著處師曰問遮
山鬼窟作麼曰照著後如何師曰出精怪
石門山紹遠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
誰師曰十方無異類揭覺鳳林前問生死浪
前如何話道師曰毛袋橫身絕飲啄青谿常
卧太陽春問春問如何是道師曰山深水冷

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金搥擊金鼓問天陰日
不出光輝何處去師曰鐵虵橫大路通身黑
似煙
鄂州靈竹守玲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
錫帶胡中土餅添漢地泉　問迷悟不入諸境
時如何師曰境從何來曰恁麼即入諸境去
也師曰龍頭虵尾漢
朗州梁山緣觀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

曰資楊水急魚行澀白鹿松高鳥泊難問師
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龍生龍子鳳生鳳
見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
葱嶺不傳唐土信胡人謾說太平歌
有端長老訪師晤坐譚話時有僧問二尊不
並化爲什麽兩人居方丈師曰一亦非師有頌曰
梁山一曲歌格外人難和十載訪知音未嘗逢

一箇　又頌曰　紅燄藏吾身何須塔用薪有人相肯重灰裏貌全真

襄州廣德周禪師僧問見話不學時如何師曰徧界没聾人誰是知音者曰如何是知音者師曰斷絃續不得歷刼響泠泠僧問承教有言阿逸多不斷煩惱不修禪定佛記此人成佛無疑此理如何師曰塩又盡炭又無

曰盋盡炭無時如何師曰愁人莫向愁人道向

道愁人愁殺人

傳燈玉英集卷第十二